

文化博览

# 风筝史话

□钱国宏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大地回春，碧空如洗，五彩斑斓的风筝竞相翱翔于天空。它们或如彩蝶翩跹，或似雄鹰展翅，牵着一根根细线，也牵着数千年的民俗风情与文化记忆。

据典籍记载，风筝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中记载：“墨子为木鸢，三年而成，蜚一日而败。”这里的“木鸢”，便是风筝最早的雏形。墨子耗费三年心血，以木材雕琢而成的这只“飞鸟”，虽仅飞行一日便坠落了，却首次叩响了人类探索天空的大门。现代人想不到的是，当时木鸢的主要功用不是供人赏玩，而是用作军事侦察。秦末汉初，大将韩信就曾利用风筝进行过军事活动，借助其升空优势侦察敌军营地的部署。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，轻薄坚韧的纸张逐渐取代沉重的木材，成为制作风筝的主要材料——“纸鸢”这一名称随之出现。纸张使风筝的重量大幅减轻，飞行性能显著提升，为其日后走进民间、成为大众娱乐器具奠定了基础。

进入唐代，社会安定，经济繁荣，风筝逐渐摆脱了单纯的军事属性，开始向娱乐功能转型，放风筝成为人们喜爱的活动。春日里，无论是皇宫苑苑还是市井街巷，都能看到放风筝的身影。唐代诗人高骈在《风筝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夜静弦声响碧空，宫商信任往来风。依稀似曲才堪听，又被风吹别调中。”诗中描绘的“弦声”，是古人在风筝上装置的竹哨或弓弦，风过之时，便能奏响悠扬乐声，宛如乐器“筝”弹奏的乐音，于是，这种带声响的风筝便被称为“风筝”，并逐渐取代了“纸鸢”，沿用至今。元稹在《有鸟二十章》中以“有鸟有鸟群纸鸢，因风假势童子牵”的诗句，生动刻画了孩童们牵着风筝、追逐春光的欢乐场景，表明风筝在当时是非常普及的。此时的风筝制作技艺已初具规模，造型开始丰富，除了传统的鸟类造型，还出现了花卉、昆虫等样式，色彩也愈发鲜艳，成为春日里一道灵动的风景。

宋代是风筝发展的黄金时期，放风筝成为清明、寒食等节日的重要民俗活动。张择端的传世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便清晰描绘了汴京街头孩童放风筝的场景。这一时期的风筝制作技艺更为精湛，出现了以竹为架、丝

绸为面的精品风筝，观赏性与艺术性大幅提升。苏轼在《仇池笔记·风筝》中记载：“竹工破竹为片，以胶续之，引一线贯之，风起即飞。”详细描述了当时风筝的制作流程，可见其工艺已相当成熟。此外，宋代还出现了“斗风筝”的娱乐形式——风筝大赛，比拼风筝的飞行高度、稳定性和装饰精美度，进一步丰富了风筝的文化内涵。

明清两代，风筝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制作技艺炉火纯青，种类繁多，流派纷呈。明代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，详细记载了风筝的制作方法以及放飞技巧，从选竹、削骨到糊纸、绘画，每一个环节都有细致说明，足见当时风筝制作已形成系统的工艺体系。清代更是出现了专门记载风筝技艺的专著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曹雪芹所著的《南鹞北鸢考工志》。作为文学巨匠，曹雪芹不仅文笔精湛，更精通风筝制作，书中详细记录了南北各地风筝的扎制技法、造型样式和彩绘图谱，收录了数十种风筝的制作工艺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这一时期，各地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筝流派，风格迥异，各有千秋：北京风筝以宫廷风格见长，工艺精细，色彩艳丽，造型典雅，尤以“沙燕风筝”最为著名，其翅膀舒展，体态轻盈，眉眼灵动，蕴含着吉祥如意；天津风筝则以写实风格著称，注重形神兼备，放飞性能优异，艺人们善于将风筝与民间故事相结合，造型生动逼真；山东潍坊风筝则以创新闻名，造型新奇多样，色彩浓烈明快，兼具观赏性与娱乐性。此外，江苏南通的板鹞风筝也颇具特色，以巨大的体型和独特的音响装置闻名，风筝上装有数十乃至上百个竹哨，升空后声如雷鸣，响彻云霄，堪称“空中交响乐”。

“结伴儿童裤褶红，手提线索骂天公。人人夸你春来早，欠我风筝五丈风。”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，风筝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寓意。清明时节放风筝，寓意着“放走晦气”，将一年的烦恼与灾祸随风筝一同放飞，迎接新生与希望。风筝的“一线牵”也被赋予了牵挂、思念等情感，断线的风筝则常被用来比喻离别与漂泊，成为文人墨客抒发情感的重要意象。

“东风借力入苍茫，一线虽微系八荒。岂独儿童争仰首，五洲经纬自翱翔。”如今，风筝制作技艺不仅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更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财富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，演变出各具特色的样式与玩法。

▲ 民俗文化

## 奇风异俗说春分

□陈筱

春分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四个节气，此时昼夜平分，春色正中分。这个时节，大自然仿佛一位神奇的画师，用最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，将世间万物从沉睡中唤醒，赋予它们崭新的生命与活力。

在古代诗人的笔下，春分是诗意的象征。“仲春初四日，春色正中分。绿野徘徊月，晴天断续云。”徐铉的这首《春分日》，将春分时节的美景描绘得如诗如画，那绿野之上，明月徘徊，晴天之中，云彩断续，宛如一幅宁静而优美的水墨画；又如欧阳修的“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”，在这春半时分，人们纷纷外出踏青，感受着春风的和煦，聆听着骏马的嘶鸣，青梅如豆，柳叶如眉，白昼渐长，蝴蝶飞舞，好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春景图。

春分的习俗，丰富多彩，各具特色。其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当数“立蛋”。传说在春分这一天，鸡蛋最容易立起来。人们纷纷尝试，小心翼翼地将鸡蛋放在桌上，屏气凝神，全神贯注，当鸡蛋稳稳立住的那一刻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这看似简单的游戏，却蕴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许，寓意着在这平衡的时刻，能够收获稳稳的幸福。

“春分到，蛋儿俏”，这一习俗不仅充满了乐趣，更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，停下脚步，感受大自然的奇妙与美好。就如同那立住的鸡蛋，生活也需要我们找到那个平衡点，才能稳稳地前行。

“吃春菜”则是春分的另一个重要习俗。田野间，嫩绿的春菜生机勃勃，散发着清新的气息。人们将其采摘

回家，精心烹饪，品尝着春天的味道。那鲜嫩的口感，仿佛将整个春天都融入了口中，让人陶醉在这大自然的馈赠之中。

“放风筝”也是春分时节人们喜爱的活动之一。蓝天白云下，孩子们牵着风筝线，奔跑在田野上，欢声笑语回荡在空中。那五彩斑斓的风筝，如同一只只自由翱翔的鸟儿，承载着孩子们的梦想与希望，飞向远方。

除了这些，民间还有“送春牛”的习俗。春牛图上印着一年的节气和农夫耕田的图案，送图者会说些吉祥话，期盼着新的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

在这奇风异俗之中，春分展现出了其独特的魅力。它不仅是一个节气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、一种生活的态度。

春分，呈现着大自然的平衡之美。昼夜平分，阴阳调和，世间万物在这和谐的节奏中生长、绽放。就像那盛开的花朵，在阳光和雨露的滋润下，展现出最娇艳的姿态；又如那抽芽的柳枝，在春风的轻拂下，摇曳生姿。

春分，也是人们心灵平衡之时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不妨停下匆匆的脚步，走进大自然，感受春风的温暖，聆听鸟儿的歌声，欣赏花朵的绽放，让心灵在这美好的时光中得到滋养，重新找回那份宁静与平和。

正如古人云：“春分麦起身，一刻值千金。”在这充满希望的季节里，让我们抓住时机，播种希望，用辛勤的汗水浇灌梦想的种子，期待着在金秋时节收获满满的幸福与喜悦。

让我们在美好的春分时节，与大自然相拥，与美好相伴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

▲ 文苑撷英

## 古诗里的春天

□简兮

古人笔下的春天有着万千姿态，它留在了纸页间，经过诗人精妙的文字定格，千百年后，在某个清晨，我们透过泛黄的诗页，依然可以与那时的春天相逢。

白居易的春天，是信马由缰的悠然。“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孤山寺北，贾亭之西，看云脚低垂，湖水初平。早莺争暖树，新燕啄春泥——一个“争”字，一个“啄”字，让整个天地都活了过来。春花还未到烂漫时，只是“渐欲”迷人眼；浅草刚没过马蹄，恰到好处地浅浅一笔。诗人最爱的是湖东，绿杨阴里，白沙堤上，走着走着，便走进了春天的深处。诗人的这首《钱塘湖春行》不写花开如何繁盛，只写早莺、新燕、乱花、浅草，却把春天独有的那份清新、鲜活与希望，写到了极致。

贺知章的春天，是一棵亭亭的柳树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碧玉妆成，万条垂下，那不是寻常的绿丝绦，“不知细叶谁裁出”——这是一个看似天真、实则蕴含哲思的发问。诗人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：“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这一句，将无形的春风化作了有形的剪刀，将自然的力量赋予了匠人的巧思。贺知章这首《咏柳》让我们仿佛看见，春风这把看不见的剪刀，在天地间挥舞，剪开冰封的河面，剪开沉睡的花苞，剪出这万紫千红的世界。

杜牧的春天，是一场纷纷的细雨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清明时节，雨丝细密如愁，沾衣欲湿，入骨微寒。路上行人本就心怀愁绪，偏又赶上这雨，于是那愁绪便如雨丝般缠绕不休，“欲断魂”三字，写尽了人在旅途的凄迷与黯然。后两句陡然一转——“借问酒家何处有”，牧童遥遥一指，指向杏花深处。这一指，给困境中的行人带去一丝希望。杜牧的《清明》仅用二十八个字，写尽了人在困境中的凄迷，以及困境中那一线温暖的亮色。

韩愈的春天，是晚春的最后一场狂欢。“草树知春不久归，百般红紫斗芳菲。杨花榆荚无才思，惟解漫天作雪飞。”草木知道春天将尽，它们百般红紫，争奇斗艳。那“无才思”的杨花榆荚，也不甘寂寞，化作漫天飞雪。这里有韩愈特有的幽默感，“无才思”三字，略带调侃，却并非嘲讽——恰恰相反，诗人欣赏的正是这种不藏拙、敢展示的勇气。韩愈的这首诗没有一丝伤春悲秋的哀怨，反而充满热烈与欢腾。春天要走，拦不住，那就用最热烈的方式送其一程。这是晚春的哲学，也是人生的智慧。

王维的春天，有一丝淡淡的忧伤。“屋上春鸠鸣，村边杏花白。持斧伐远扬，荷锄覓泉脉。归燕识故巢，旧人看新历。临觞忽不御，惆怅远行客。”开头两句写景，接着诗人描写春天里农人持斧修桑，荷锄看水。归燕认得去年的巢，人们翻着新一年的日历。一切都是那样安安，充满希望。可诗人举起酒杯，却忽然停住了——他想起了远行的游子。这一句，让整首诗的境界陡然提升。前面写的所有美好，都因这最后一问，染上一层淡淡的惆怅。这就是王维的春天，平静中蕴含生机，热闹中透出寂寞，欢乐中带着牵挂。

古诗里的春天，精彩纷呈。虽然那些诗人早已走远，但他们留下的诗句却让每一个春天都成了永恒。花开了，我们可以读诗；花谢了，我们还可以读诗。春天会走，诗里的春天，却永远都在。

本版向读者朋友征稿，内容包括人文历史、节日习俗等，电子邮箱：zzmjzg@sina.com。